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資料叢書

照世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酌元亭主人編

照
世
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資料叢書

照 世 杯

〔清〕酌元亭主人編

（原古典文學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沐陽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626 字數 63,000

1956 年 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新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01—70,000

統一書號：10186·619 定價：0.52 元

出版說明

《照世杯》四卷，題酌元亭主人編次。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一云：「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爲本書書名所本。酌元亭主人，姓氏不詳。原書有吳山諧野道人序，序中說酌元主人「今冬過西子湖頭，與紫陽道人借三寸管，爲大千世界說法」，序末又有「抑卽紫陽道人、睡鄉祭酒素心焉耳」句。考紫陽道人卽《續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字西生，號野鶴，約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卒於清聖祖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睡鄉祭酒卽爲李漁《十二樓》作評的杜濬，字子皇，號茶村，生於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卒於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酌元亭主人既與丁、杜二人遊，則其生活年代當與二人彷彿。依序中有酌元亭主人「今冬過西子湖」句，序又署題於「西湖之狎鷗亭」，則本書或與《十二樓》同編於順治末至康熙初，地點在杭州。

本書傳本極少，在日本有傳鈔本，共收四卷四則，是否全帙，已不可知。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有日本明和間刻本，卽據鈔本付梓者。一九二八年，海寧陳乃乾據董康由日本攜歸之本排印，收《古佚小說叢刊》內，國內始稍流傳。

全書四篇故事：《七松園弄假成真》、《百和坊將無作有》反映了當時風尚和士人的生活；《走安南玉馬換猩絨》暴露封建衙門的黑幕，描繪了當時商賈負販的情況；《掘新坑慳鬼成財主》譏諷了地主貪婪的醜態。書中立意與明末清初大多數擬話本集相同，以揭露社會黑暗、人情澆薄為主，同時寓以勸戒。文筆亦清新流暢，可以看作是後來的以暴露為主的譴責小說的先聲。

本書原由古典文學出版社於一九五六年據海寧陳氏本排印，略有刪節。這次再版，係利用舊紙型，改正了個別錯字及標點，並增收原序作為附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一月

目錄

七松園弄假成真

真才子酷慕死西施

返吳門座中逢惡友

白丁吃醋假傳書

窮浪子青樓問病

寓譏諷扇上題詩

門斗懷他人之慨

功名成就費良朋無數苦心

百和坊將無作有

老童生棄業打秋風

酒陣忽更迷色陣

虛空摹擬以手作妻

蠢佳人羞辱生潘岳

赴揚州園內遇名姝

紅粉憐香親解縛

狠虔婆白眼看人

巧分離院中買妓

解元賠無意之錢

夫婦團圓拜俠士從前豪慨

真俗物捐金求墓誌

玉人下拜假文人

夢境交鋒關門捉賊

目

錄

狂且商入室之謀

一席酒許下百年姻眷

討房價妄想妻財

貪夫悔被牢籠

乞兒索養命之蛇

走安南玉馬換猩絨

胡衙內假病閑遊

惡少年見色移情

強離分衣邊垂玉馬

朵落館夜哭失千金

浴蘭溪衆美憐寒

神通師殷勤還舊物

雖見面不及話衷腸

說兩鬢無端傷命

掘新坑慳鬼成財主

縣君下逐客之令

兩冤家難成長夜懽娛

入虎坑慫遭毒棒

估客當場指點

故鄉悲喪家之狗

白鳳姑倚樓玩市

真貪官借端取利

暫交權枕上送行人

枕石山露眠逢一怪

丞相府小兒獲寶

同鄉客慷慨貨奇香

繳猩絨方纔消夙恨

聞片語洞徹前愆

村學究昧心題扁

避嚴君悄開重戶鎖

馬吊館登臺說法

谷樹皮恃強凌弱

坑邊留便飯哲學孟嘗君

學生偏務外拜爲馬吊門生

吞祭物欺鬼欺神

告誑狀平起詐錢端

革頭巾秀才喪膽

苗舜格遭刑因設計

蠹太公逼子分床

尋舅氏誤入賭錢場

半山村獲糞拋鹽

崔娘子露面分爭

鼻底領奇香出哇陳仲子

小子活當災撞着尙書公子

墜糞坑自作自受

解大紛暗取親家物

禁賭博公子寒心

穆文光雪忿反成名

附錄

原序

七松園弄假成真

美人家住莫愁村，蓬頭粗服朝與昏，門前車馬似流水，戶內不驚鴛鴦魂。

座中一目識豪傑，無限相思少言說，有情不遂莫若死，背燈獨扣芙蓉結。

這首古風，是一箇才子贈妓女的。衆人都道妓女的情假，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真；衆人都道妓女的情濫，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專；衆人都道妓女的情薄，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這等看起來，古今有情種子，不要在深閨少艾中留心注目，但在青樓羅綺內廣攬博收罷了。只是，妓女一般也有情假、情濫、情薄的，試看眼前那些倚門賣笑之低娼，搽脂抹粉之歪貨，但曉得親嘴啞舌是情，拈酸吃醋是情，眼挑脚勾是情，賠錢貼鈔是情，輕打悄罵是情。那班輕薄子弟初出世做嫖客的，也認做這便是情。更有一種假名士的妓女，倩人字畫，居然『詩伯』『詞宗』，遇客風雲，滿口『盟翁』『社長』。還有一種學閨秀的妓女，喬稱小姐，入門先要多金；冒託官姬，見面定需厚禮。局面雖大，取財更巧。其被窩浪態，較甚於娼家；而座上戲調，何減於土妓。可憐把一個情字，生生汨沒了，還要想他情真、情專、情厚，此萬萬決不可得之理。我却反說妓女有情，又說妓女情真、情專、情厚，這是什麼緣故？蓋爲我輩要存天理，存良心，不去做那偷香竊玉敗壞閨門的事，便是閨門中有多情絕色美人，我們也不敢去領教；但天生下

一箇才子出來，他那種癡情，雖不肯浪用，也未必肯安於不用，只得去寄跡秦樓，陶情楚館，或者遇得著一兩箇有心人，便可償今生之情緣了。所以情字必須親身閱歷，纔知道箇中甘苦。惟有妓女們他閱人最多，那兩隻俏眼，一副俊心腸，不是揮金如土的俗子可以買得轉。倘若看中了一箇情種，便由你窮無立錫，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釵裙布。決不像朱買臣的阿妻，中道棄夫；定要學霍小玉那冤家，從一而死。看官們聽在下這回小說，便有許多人要將花柳徑路，從今決絕的；更有許多人將風月工夫，從今做起的。

話說蘇州一箇秀士，姓阮諱宦，號江蘭，年方弱冠，生得瀟灑俊逸，詩詞歌賦，舉筆驚人；只是性情高傲，避俗如仇。父母要爲他擇配，他自己忖量道：「婚嫁之事，原該父母主張，但一日絲蘿，卽爲百年琴瑟，比不得行雲流水，易聚易散，這是要終日相對，終身相守的；倘配著一個村姬俗婦，可不憎嫌殺眉目，辱沒殺枕席麼！」遂立定主意，權辭父母道：「孩兒待成名之後再議室家。」父母見他志氣高大，甚是歡喜。且阮江蘭年紀還小，便遲得一兩年也還不叫做曠夫。

有一日，阮江蘭的厚友張少伯約他去舉社。這張少伯家私雖不十分富厚，愛走名場，做人還在慷慨一邊。是日舉社，賓朋畢集，分散過詩題，便開筵飲酒。演了一本『浣紗記』。阮江蘭嘖嘖羨慕道：「好一位西施！看他乍見范蠡，卽訂終身，絕無兒女子氣，豈是尋常脂

粉！』同席一友，叫做樂多聞，接口道：『西施不過一沒廉恥女子耳，何足羨慕！』阮江蘭見言語不投，并不去回答。

演完半本，衆人道：『「浣紗」是舊戲，看得厭了，將下本換了雜齣罷。』扮末的送戲單到阮江蘭席上來，樂多聞道：『不消扯開戲目，演一折「大江東」罷。』阮江蘭道：『這一齣戲，不許做！』樂多聞道：『怎樣不許做？』阮江蘭道：『平日見了關夫子聖像，少不得要跪拜，若一樣粧做傀儡，我們飲酒作樂，豈不褻瀆聖賢？』樂多聞大笑道：『老阮，你是少年人，想被迂夫子過了氣，這等道學起來。』對著扮末的道：『你快分付戲房裏粧扮！』阮江蘭冷笑一笑，便起身道：『羞與汝輩爲伍！』竟自洋洋拂袖去了。

回到家裏，獨自掩房就枕，翻來覆去，忽然害了相思病，想起戲場上的假西施來。意中輾轉道：『死西施只好空想，不如去尋一箇活跳的西施罷！聞得越地產名姝，我明日便治裝出門，到山陰去尋訪。難道我阮江蘭的時運就不如范大夫了？』算計已定，一見窗格明亮，披著衣服下床，先叫醒書童焦綠，打點行囊，自家便去稟知父母。

纔走出大門，正遇著張少伯。阮江蘭道：『兄長絕早，往那裏去？』張少伯道：『昨日得罪足下，不曾終席奉陪，特來請罪。』阮江蘭道：『小弟逃席，實因樂多聞惹厭，不干吾兄事。』張少伯道：『樂多聞那箇怪物，不過是小人之雄，一味犬吠正人，不知自家是井底蛙。』

類，吾兄何必計較。」阮江蘭道：「這種小人，眼內也還容得，自然付之不論不議之列。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陰去，不及話別。今日一晤，正愜予懷。」張少伯道：「吾兄何時言歸？好翹首佇望。」阮江蘭道：「丈夫遨遊山水，也定不得歸期，大約嚴慈在堂，不久就要歸省。」張少伯握手相送出城，候他上了船，終揮淚而別。

阮江蘭一路無事，在舟中不過焚一爐香，讀幾卷古詩。到了杭州，要在西湖上賞玩；又止住道：「西湖風景，不是草草可以領會，且待山陰回棹，恣意受用一番。」遂渡過錢塘江。覺得行了一程，便換一種好境界。

船抵山陰，親自去賃一所花園安頓行李，便去登會稽山遊了陽明第十一洞天；又到宛委山眺望；心目怡爽。脚力有些告竭，徐徐步入城來。

見一箇所在，無數帶儒巾穿紅鞋子的相公，擁擠著眊望。阮江蘭也擠進去，抬頭看那宅第上面是石刻的三箇大字，寫著『香蘭社』。細問衆人，知道是婦女做詩會。阮江蘭不覺呆了，癡癡的踱到裏面去，早有兩三箇僕從看見，便罵道：「你是何方野人，不知道規矩！許多夫人小姐在內裏舉社，你竟自闖進來麼？」有一箇後生，怒目張牙，趕來叱道：「這定是白日撞！鎖去見官，敲斷他脊梁筋！」一派喧嚷，早驚動那些錦心綉口的美人，走出珠簾，見衆人爭打一位美貌郎君，遂喝住道：「休得亂打！」僕從纔遠遠散開。

阮江蘭聽得美人來解救，上前深躬唱諾，彎著腰再不起來，只管偷眼看。衆美人道：『你大膽擾亂清社，是甚麼意思？』阮江蘭道：『不佞是蘇州人。爲慕山陰風景，特到此間。』聞得夫人小姐續蘭亭雅集，偶想閨人風雅，愧殺儒巾，不覺擅入華堂，望乞憐恕死罪！』衆美人見他談吐清俊，因問道：『你也想入社麼？我們社規嚴肅，初次入社，要飲三巨羅酒，纔許分韻做詩。』阮江蘭聽見許他入社，踴躍狂喜道：『不佞還吃得幾盃。』

美人忙喚侍兒道：『可取一張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準備文房四寶，先斟上三巨羅入社酒過來。』阮江蘭接酒在手，見那巨羅是尖底巨腮小口，足足容得二斤多許，乘著高興，一飲而盡。衆美人道：『好量！』阮江蘭被美人讚得魂都掉了，愈加抖擻精神，忙取過第二巨羅來，勉強掙持下肚；還留下些殘酒不曾吃得乾淨，侍兒執著壺，在旁邊催道：『吃完時好重斟的。』阮江蘭又嚥下一口去。這一口便在腹肚內輾轉了。原來阮江蘭酒量原未嘗開壺過，平時吃肚臍眼大的鍾子，還作三四口打發；略略過度，便要害起酒病來。今日雄飲兩巨羅，倒像樊噲撞鴻門宴，卮酒安足辭的吃法，也是他一種癡念：思想夾在明眸皓齒隊裏，做箇帶巾的婦人；挨入朱顏翠袖叢中，做箇半雄的女子。拚著書生性命，結果這三大巨羅。那知到第三盃上，嘴唇雖然領命，腹中先寫了避謝的帖子，早把樊噲吃鴻門宴的威風，換了畢吏部醉倒在酒甕邊的故事。衆美人還在那裏讚他量好。阮江蘭却沒福分頂這箇花盆，有如泰山

石壓在頭上，一寸一寸縮短了身體，不覺醉倒桌下去逃席。衆美人大笑道：『無禮狂生，不如此懲戒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漁郎可以問津！』隨即喚侍女塗他一箇花臉。侍女爭各拿了硃筆、墨筆，不管橫七豎八，把阮江蘭清清白白賽潘岳似六郎的容顏，倏忽便成配享冷廟中的瘟神痘使。

僕從們走來，抬頭拽脚，直送到街上。那街道都是青石鋪成的。阮江蘭濃睡到日夕方醒，醉眼朦朧，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漸漸身子寒冷，揉一揉眼，周圍一望，纔知帳頂就是天面，蓆褥就是地皮；驚駭道：『我如何攔街睡著！』立起身來，正要踏步歸寓，早擁上無數頑皮孩童，拿著荊條，拾起瓦片，望著阮江蘭打來。有幾箇喊道：『瘋子，瘋子！』又有幾箇喊道：『小鬼，小鬼！』阮江蘭不知他們是頑是笑，奈被打不過，只得抱頭鼠竄，歸到寓所。書童焦綠看見，掩嘴便笑。阮江蘭道：『你笑甚麼？』焦綠道：『相公想在那家串戲來？』阮江蘭道：『我從不會串戲，這話說得可笑。』焦綠道：『若不會串戲，因何開了小丑的花臉？』阮江蘭也疑心起來，忙取鏡子一照，自家笑道：『可知娃童叫我小鬼，又叫我是瘋子，原來爲此！』焦綠取過水來，淨了面。

阮江蘭越思想越恨道：『那班蠢佳人，這等惡取笑，并不留一毫人情，辜負我老阮一片憐才之念！料想苧蘿村也未必有接代的衷光，便有接代的衷光，不過也是蠢佳人慕名結社，

摧殘才子的行徑罷了。再不要妄想了！不如回到吳門，留著我這乾淨面孔，晤對那些明艷淨几，結識那些野鳥幽花，還不致出乖露醜。倘再不知進退，真要弄出話巴來。難道我面孔是鐵打的，累上些癍點，豈不是一生之玷？』遂喚焦綠收拾歸裝，接浙而行，連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正是：

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前有子猷，後有小阮。

話說阮江蘭回家之日，衆社友齊來探望。獨有張少伯請他接風吃酒。中間因問阮江蘭道：『吾兄出遊山陰，可曾訪得一兩箇麗人？』阮江蘭道：『說來也好笑。小弟此行，莫說麗人訪不著，便訪著了，也只好供他們嘻笑之具。總是古今風氣不同，婦女好尚迥別。古時婦女還曉得以貌取人，譬如遇著潘安貌美就擲果，左思貌醜就擲瓦，雖是他們一偏好惡，也還眼裏識貨。大約文人才子，有三分顏色，便有十分風流，有一種蘊藉，便有百種俏麗，若止靠面貌上用工夫，那做戲子的一般也有俊優，做奴才的一般也有俊僕，只是他們面貌與俗氣俗骨，是上天一齊秉賦來的，任你風流俏麗殺，也只看得吃不得，一吃便嚼蠟了。偏恨此輩，慣會敗壞人家閨門。這皆是下流婦女，天賦他許多俗氣俗骨，好與那班下賤之人湊洽氣脈，浸淫骨體。倘閨門習上流的，不學貞姬節婦，便該學名媛俠女，如紅拂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是第一等大明眼大俠腸的裙釵。近來風氣不同，千金國色，定要揀公子王孫，纔肯配合；閨閣之

家，間有美女，又皆貪圖厚賞，嫁作妾媵，間或幾箇能詩善畫的閨秀，口中也講擇人，究竟所擇的也未必是才子。可見佳人心事，原不肯將才子橫在胸中，況小弟一介寒素，那裏輪流得著？真辜負我這一腔癡情了！」張少伯笑道：『吾兄要發洩癡情，何不到揚州青樓中一訪？』阮江蘭道：『若說著青樓中，那得有好人物？』張少伯道：『從來多才多情的，皆出於青樓，如薛濤、真娘、素秋、亞仙、湘蘭、素徽，難道不是妓家麼？』阮江蘭拍掌大叫道：『有理，有理！請問到處有妓，吾兄何故獨稱揚州？』張少伯道：『揚州是隋皇歌舞，六朝佳麗之地，到今風流一脈，猶未零落。日前一友從彼處來，曾將花案詩句，寫在扇頭，吾兄一看便知。』阮江蘭接扇在手，讀那上面的詩道：

晚客幽如空谷蘭，鏡憐好向月中看；棠嬌分外春酣雨，燕子催花片片搏。

阮江蘭正在讀罷神往之際，只見樂多聞跑進書房來，嚷道：『反了，反了！我與老張結盟在前，老張與小阮結盟在後，今日兩箇對面吃酒，便背著我了！』張少伯道：『小弟這席酒，因為江蘭兄自山陰回來又要往揚州去，一來是洗塵，二來是送行。倘若邀吾兄來，少不得也要出箇分子，這倒是小弟不體諒了。』樂多聞道：『揚州有箇敝同社在那裏作官，小弟要去望他，同阮兄聯舟何如？』阮江蘭道：『小弟還就不行，恐怕有誤尊冗。』樂多聞知是他推却，酒也不吃，作別出門去了。阮江蘭還寬坐一會纔別。

且說樂多聞回家，暗忖道：『方纔小阮可惡之極！我好意挈他同行，怎便一口推阻？待我明日到他家中一問，若是不曾起身便罷，倘若悄悄兒去了，決不與他干休！』那知阮江蘭的心腸，恨不得有縮地之法，霎時到了揚州，那裏管樂多聞來查謊？這樂多聞偏又多心，道是阮江蘭輕薄說謊騙他，忙忙喚船也趕到揚州，遍問關上飯店，并不知阮江蘭的踪跡。

原來阮江蘭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園裏。他道揚州名勝，只有箇平山堂，那畫船簫鼓、遊妓歌郎，皆集於此。每日吃過飯，便循著寒河一帶，覓芳尋勝，看看去，都是世俗之妓，再不見有超塵出色的女子。

正在園中納悶，書童焦綠慌慌走來道：『園主人叫我們搬行李哩。說是新到一位公子，要我們出這間屋與他。』阮江蘭罵道：『我阮相公先住在此，那箇敢來奪我的屋！』還不曾說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園裏，聽見阮江蘭不肯出房，大怒道：『衆小廝可進去將這狗頭的行李搬了出來！』阮江蘭趕出書房門，正要發話，看見公子身邊，立一位美貌麗人，只道是他家眷，便不開口，走了出來。園主人接著道：『阮相公莫怪小人無禮，因這位公子是應大爺，住不多幾日就要去的。相公且權在這竹閣上停下，候他起身，再移進去罷了。』阮江蘭見那竹閣也還幽雅，便叫書童搬行李上去；心中只管想那麗人道：『是世間有這等絕色，反與蠢物受用，我輩枉有才貌，只好在畫圖中結交兩箇相知，眼皮上飽看幾箇尤物，那得能够沐浴脂